

# 文訊

1948.9:3

# 文訊

第九卷第三期 文藝專號

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

文通書局印行

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 文通書局

新書及重版書

## 中學教學法

孫邦正著 定價陸角分

本書以清新的筆調，闡述中學教學上的原理和方法，使讀者明瞭教學的真諦，並知道如何完成教學的任務。本書內容，首述教學的任務，教學的意義和目的，次述教學方法所依據的原理；再次討論教學上所用的各種方法，如講演法、問答法、社會化教學法、設計教學法等，探究其利弊得失；最後闡述各種考試方法和記分的優劣。內容充實，條理清晰，文字生動，為大學師範學院學生及中學教師與視導人員之優良讀物。

## 中國伊斯蘭史綱要（三版）

白壽彝著

定價壹角柒分

本書為著者十餘年來研究本題之精鍊的結果。全書共分二十章，以深入淺出之方法，先後敘述：（一）唐宋時代西域外交通之發達，伊斯蘭傳入中國之情形，（二）元代因西域人大量東移，伊斯蘭在中國生長之情形，以及（三）明清五六百年中，伊斯蘭之不斷地遭遇迫害及其在迫害中發達之情形。著者寫作本書之目的，本在於供回教經堂講授之用，然對於中國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及中國近代軍事政治史，均提供不少之新的史料及新的理解，應為一般史學家及有關部門之專家之良好參考。出書以來，俟經再版，且有法文譯本之出現。今三版問世，經著者更加訂正，修改八十餘處，尤為精審。

## 柴霍甫的戲劇

蕭賽著 定價叁角分

這是作者「柴霍甫傳」的姊妹篇。書內說到柴氏底十二個重要劇本。或指出劇本本身底寓意或說明劇本底時代意義，或分析劇本中的人物，都能表示出作者獨到的見解。文筆婉轉有致，沒有一般文學評論書枯燥的毛病。正文後有後記一篇，記述關於翻譯柴氏劇本的概況，並自敘本書成書的經過，更值得讀者參考。

## 心理與教育測驗

孫邦正著 定價捌角肆分

本書內容首述測驗的性質、歷史、種類和功用。次討論各種智力測驗、教育測驗、品性測驗及職業測驗的內容、用法和優劣。再次闡述測驗結果的整理方法、和解釋方法。最後說明各種測驗的編造方法和新法考試的編造方法，內容豐富，系統完整，文字流暢，而所介紹的各種測驗均為其他書籍所罕見。

## 經濟學原理

王沿津著 定價柒角貳分

本書為著者教授經濟學多年來之結晶。共分十編。第一編至第四編，概說經濟學之沿革範圍，經濟制度及經濟史略。第五編，消費論。第六編，生產論。第七編，交易論。第八編，分配論。第九編，公共財政。第十編，經濟問題。全書約二十萬言。對經濟學原理闡述甚詳，對實際經濟問題尤多卓見。

## 文訊

第九卷·第三期

編輯者

文訊月刊社

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每冊售價金圓陸角

發行所 華問渠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中華路二號  
重慶中陽路一三號  
重慶中山路一號  
昆明光華街瑞西路口  
廣州惠愛路六五號  
長沙東馬路  
成都祠堂街五十八號

# 本刊以前的四個「文藝專號」：

## 第九卷·第一期

翻譯者的修養  
拉雜說翻譯  
董秋斯  
李健吾

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漫談翻譯

談譯事難

論者謂易卜生非思想家

關史天行關於魯迅的幾

篇文章

流離

門房

凱絲達(德·凱賽林)

假面具(英·雪萊)

虎溪行

城下

在克羅斯達特前(蘇聯·英倍爾)

「雙城記」讀後

哈爾次山遊記(海涅·連載)

## 第七卷·第五期

## 第八卷·第二期

## 第八卷·第五期

再談郁達夫

卡泰耶夫訪問記

工餘隨筆

論百讀不厭

局部與整體

論果戈里

小家庭的風波

伙伴

水陽江的沈鬱

落魄

霜天曉角

夏天的都市

一個斷手指的人(桑特堡)

普希金晚年詩抄

明辨是非

寓言

雨

散文四題

大路上(柴霍甫)

評「故鄉」

中國新文藝發展的道路

論情調

論果戈里

笑(奈米洛夫)

琳娜(潘諾瓦)

灰脊大衣

胆小的漢子

懷舊

埋兒記

德昌將軍的忌日

哈爾次山遊記(海涅)

良心(雨戈)

工人歌(杜彭)

冬天

楊晦

李廣田

呂焚

巴金

S·L·曹靖華

王統照

艾蕪

沙汀

何家槐

徐盈

馮至

戴望舒

馮沅君

戴克家

關於介紹惠特曼

今天的詩

作家到農村去和作品的

為聽與為看

再談農文藝

詩與朗誦詩

幸福之島

高老鬍子和他的女人

年關

「五四」談電影

逆流

自傳

四等客

贈別

含羞草(雪萊)

給拿破崙一世(拜倫)

哈爾次山遊記(海涅)

馮至

沙金

馮至

高寒

朱自清

潘瀛

楊晦

李廣田

王西彥

碧野

蘇汎

陳白塵

田漢

王采

豐村

徐遲

沙金

馮至

馮至

馮至

馮至

馮至

馮至

## 現代翻譯小說選

茅盾編

定價玖角叁分

本書是茅盾先生輯選最近十年內的翻譯小說而成，共卅篇，代表十個民族，卅位作家。篇首有茅盾先生長篇專文介紹，篇後的附作家小傳及譯文的出處，選擇精審，譯文又忠實流利。

## 文苑外史

朱厚錕譯

上中冊定價各伍角柒分

這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一部英國文學巨著。它描寫一個忠實於藝術的作家，在生活的磨折下，在庸俗的輕視下，是這樣艱難的工作着，而同時的另一些文化販子，又是這樣迎合低級趣味，如何輕視時尙而得成功。全書約四十五萬言，分上中下三冊出版。

## 梅麗桑

孫家新譯

定價貳角壹分

本書作者是近代比利時的詩人和劇作家，負有「比利時的莎士比亞」之盛譽，以「青島」一書爲我國讀者所熟知。本書也是一個劇本與「青島」齊譽，這還是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來的。

## 辛稼軒評傳

徐嘉瑞著

定價壹角伍分

本書分析辛稼軒之時代背景，綜合有關辛稼軒傳記史料，以發揮稼軒詞之愛國思想。昔梁任公曾著辛稼軒年譜，尙未完成而歿，本書對任公原著，頗多發明補充之處。

## 文成公主

林剛白著

定價肆角捌分

文成公主爲一取材西藏文獻，表明漢藏政教文化及歷史關係之劇本。作者爲寫此劇，曾費時數載，悉心搜訪西藏政教歷史文獻，結構縝密，情節動人，描寫細膩生動。全劇四幕十二萬言，堪稱精心力作。

## 查拉斯圖如是說

尼采著 高寒譯

定價壹元壹角

這書是尼采的一本代表作，是十九世紀德國文學傑著，尼采在這書裏，以無比的鈞鑿的力量，呵斥傳統的東西，標舉超人的鵠的。出版後，轟動世界，影響至今不衰。高寒先生的譯文，更能充分的傳出原著中這種澎湃的活力來。出書不久，即已再版，愛好尼采著作者，不可不手執一本。

## 天方典禮

劉智著 白壽彝校點

定價陸角

本書凡二十卷，十萬餘言，對回教之基本理論及禮儀習俗闡述至詳，向爲我國回教人士家弦戶誦之書。惟各處版本不同，且近來因印刷困難，購置已屬不易。今經白氏參合衆本，詳予校正，並加新式標點，甚便讀者。卷首冠有白氏序文，對作者之生平及本書之版本，均有扼要之介紹。

## 中國近世史（大學叢書）

李黎非著

定價柒角貳分

本書爲作者在國立浙江大學主講該課所編之講義，直述至抗戰勝利時爲止。闡述詳盡，材料豐富，極合大學及一般參考之用。

## 周易雜卦證解

周善培著

定價柒角貳分

此編因雜卦以讀易，而得六十四卦，每卦如一社會環境影片，每卦必雜五卦而成，猶之每一社會必雜若干人事而成，文王繫詞，則爲處此環境者示一方，孔子之爻詞，則解釋文王處方用意之所在，讀者能因此而編，而知一切構成社會複雜之內容，又得所以應付一切複雜社會之方法，處人處世，必無咎矣。至於解釋繫詞傳，字字根據繫詞以立言，尤補漢宋以來，捨繫詞而侈譚虛玄妙之弊。



# 文訊月刊

第九卷 第三期  
文藝專號

朱自清先生的遺像・手蹟・生平

(扉頁)

憶佩弦

郭紹虞 (二三)

哭佩弦

鄭振鐸 (二五)

談佩弦的一首詩

葉聖陶 (二七)

這損失是無法補償的

馮至 (二八)

杭州一師時代的朱自清先生

魏金枝 (二九)

朱佩弦先生的路

許傑 (三一)

悼朱自清先生

青勃 (三四)

追悼朱自清學長

楊晦 (三五)

我最敬愛的爸爸

朱喬森 (三八)

雜憶佩弦先生

李長之 (三九)

敬悼佩弦先生

吳組綏 (四一)

自清先生在昆明的一段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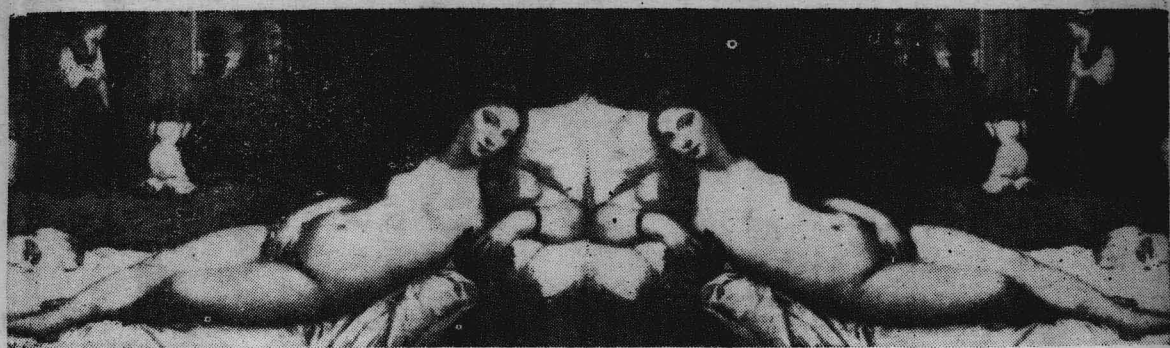
劉北汜 (四三)

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

楊振聲 (四七)

十日間

王瑤 (五一)



重讀「新詩雜誌」

徐中玉 (一四〇)

朱自清先生談詩片段

牧野 (一四三)

悲憶佩弦師

余冠英 (一四三)

雙星的殞落

漸離 (一四四)

佩弦的死

穆木天 (一四六)

悼朱佩弦先生

王統照 (一四六)

你終於倒下了

任鈞 (一四六)

清華園裏的追悼會

鄭敬之 (一四七)

什麼是一位經典作家(聖佩甫)

劉西渭 (一四九)

狗子對我說的

康定 (一五〇)

伸出鋼鐵的膈臂

王采 (一五〇)

秋歌

金克木 (一五一)

雷電與雷電的呼應

穆歌 (一五一)

楚音及其他

一文 (一六一)

急雨

黃賢俊 (一六一)

沉默

司徒宗 (一六一)

# 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

朱自清先生的逝世，是一個十分悲痛的噩耗，無論對於識與不識的人。病得那麼久，死得那麼突然。沈重的負擔，刻苦的工作，微薄的自奉，窮苦的歲月，再加上精神的磨折與沈鬱，健康銷失了，疾病乘隙而來，結果是，丟下了未了的工作和心願，丟下了一個赤貧的家，丟下了攜手共進的患難朋友和千萬個仰望著他的青年，溘然而逝了。

「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把一身硬骨頭化成了白灰。

「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在凄苦的時代中，在凄苦的風雨中，把肉體付給一把火。

朋友們一致爲了朱先生的死而悲痛，因爲朱先生的德性，培植了崇高的友情。

青年們一致爲了朱先生的死而哀傷，因爲，他們失掉了一位前進路上的指導人。

朱先生是學者，然而他沒有被故紙埋掉；朱先生是作家，但他沒有躲在過去榮譽的蔭影裏而停止前進；朱先生的作學問，寫文章，和他的爲人打成了一片——嚴肅，求進步，爲了一個社會的遠景而工作，而努力。

開一多先生是那樣的死了；朱自清先生又這樣的過去了，死法雖然不同，但是在我們的感覺上却一樣的沈痛！

爲了紀念朱先生，我們一向欽敬的人，開闢了這個特輯。特約撰稿的諸位先生，不是朱先生的老朋友，就是他的學生，從這些文章裏，可以看出朱先生這個人。

排列的先後，係按收到的時間爲序的。本輯所有文章的稿費，作者都囑轉贈給朱先生的家屬。

——編者。

## 憶佩弦

郭紹虞

在一個動盪的大時代中，可以成鬥士，但也不必全以鬥士的姿態出現。一多是鬥士，佩弦就是不必定以鬥士姿態出現而仍不失爲鬥士的人。

當東漢宦官專政，政治混亂的時候，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這即是鬥士的姿態。登龍門的人物，也多是參加鬥士的隊伍。然而郭林宗之稱黃叔度，謂其「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度，難測量也」。黃叔度也不失爲當時的鬥士，却就不必定以鬥士的姿態出現的。

各人性分所限，未可一致，只須淡泊而不躁進，有正義感而不抹煞良心，自然不會幫凶；處事認真，生活嚴肅，自然也不會幫閑。不幫凶，不幫閑，雖不會做到十足的積極的鬥士，至少也可以說是不會與鬥士背道而馳的。狂性的很容易成爲鬥士，狷性的就不必定以鬥士姿態出現了。

我與佩弦已有整整十年以上沒有見面。自蘆溝橋戰事起了以後，佩弦離開了北平；自太平洋戰事起了以後，我也離開了北平。從此而南北東西，只有別離，沒有相隨，在整整十多年中間不會會過一面。我不知佩弦近來有些轉變沒有，但從十年前的觀察看來，佩弦可以與一多走同一路線，卻不會與一多同樣的激烈。從他們做事做學問認真不苟的態度而言，可以說是極相似的。認真不苟，自然會正視現實。天下只有「無所爲」的人，可以不問環境如何，現實如何，始終鶴立雞群而又優閑地度他的歲月。認真不苟的人就不肯如此，也不能如此。平日肯輕易放過自己，也就不肯輕易放過現實而置諸不問。所以在學問方面比較認真而埋頭苦幹的人容易轉變，而生活稀鬆開口閉口「無所爲」的人却難得轉變——因爲不會是真的轉變。我們可以說「有所不爲」，却不能說「無所爲」。「無所爲」這句話確似飄飄然覺得很超脫似的，但其結果將流於「無所不爲」。從這一點言，即是佩弦與一多可能走同一路線的地方。

然而佩弦卻不會與一多同樣的激烈，這不是佩弦的短處，却正是佩弦的長處。一多給人的印象是英銳，佩弦給人的印象却是雍容。假使說一多是高明的那麼佩弦就是沈潛的，一多屬狂性的那麼佩弦就屬狷性的。狷性的人自有其不可及處，但是要狷性而又能「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那就不太容易。世說稱：「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輕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家問他的原因，郭林宗對於黃叔度就說了上邊所引的一節話；對於袁奉高，却說：「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雖清易挹，這是狷性的人最容易犯的缺點，而佩弦却不是如此；能清而不易挹，所以多說這正是佩弦的長處。

在以前，佩弦在清華，我在燕京，距離得很近；而且，我兼着清華的課，佩弦又兼着燕京的課；到後來，燕京方面限制教員兼課了，我就與佩弦交換着教，佩弦教的新文藝，我教的文學批評史。直到後來，連交換着教也不可能了，正巧那時羅根澤君需要担任文學史的功課，我就順水推舟介紹羅君前往接任我的功課，但是佩弦在燕京的兼課却一直照舊，沒有變更。爲此關係，所以見面的機會特別多。中間再有一個時期，我們都開陶詩研究一課，彼此之間，交換着搜得的材料與新獲的意見；在那時，學問上的切磋，真可以說得到無窮的快樂。但是，我總覺得佩弦爲人，除了友誼，除了切磋學問之外，另外自有其不可及的地方。這一點不可及的地方，可以意識到，却沒法加以形容，加以說明。簡單言之，即上文所謂「雍容」。我覺得比較適宜的辦法，還是套用我家林宗的話，所謂「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這或者是凡與佩弦接觸的人所同有的感覺，但至少，在我是自認爲不可及的。

這一點，也可說是一多與佩弦的分歧處。一多恨多於愛，佩弦愛多於恨；一多嫉惡若讎，佩弦從善如歸。這在兩人的作品中間也可以看出來。因此，同樣正視現實的結果，在一多認爲不可容忍，在佩弦却可以涵容過去。所以一多必須以鬥士的姿態出現而佩弦則否。佩弦雖不一定以鬥士的姿態出現，但要向青年學習，却也正是與一多走同一的路線。

愛多於恨而處事不認真，就不會正視現實，雖能圓融却成爲鄉愿。有所不爲而沒有一點狂者進取的精神，就不免畏縮，雖能潔身自好却成爲自了漢。佩弦之所以爲佩弦，正因不是鄉愿，不是自了漢，故能「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所以我說：佩弦是不必定以鬥士姿態出現而仍不失爲鬥士的人。

我嘗以爲由狷而進於狂，是最爲理想的標準。不進於狂，則逃避現實，很難脫掉舊日隱士的意識。所以只有狷性的人最需要向青年學習；而且也只有狷性的人纔配說向青年學習，正因其處事認真，不會成投機家口號的緣故。同時，若不是由狷而進於狂，則狂者進取，又很容易成爲自私自利，流於英雄主義，甚且倒行逆施。我們只須看前一批提倡革命的份子，他們所表現的成績是怎樣，就大可以作爲「殷鑒」了。

我們需要進取的狂者，我們也需要有所不爲的狷者。我們更需要由狷而進於狂的「其器深廣」的人。所以我說這正是佩弦的長處。

黃叔度僅憑這一些德行已足自致於不朽；而佩弦呢，自有他的文章，自有他的學問，都足以奠定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然而佩弦的偉大，却另在學問文章之外自有其不可及的「其器深廣難測量也」的德行。

佩弦將永生在他的學問文章上面，佩弦也將永生在他的德行上面。

# 哭佩弦

鄭振鐸

從抗戰以來，陸軍約有好幾位少年時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濟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們中，佩弦的身體算是很結實的。矮矮的個子，方而微圓的臉，不怎麼肥胖，但也決不瘦。一眼望過去，便是結結實實的一位學者。說話的聲音，徐緩而有力。不多說廢話，從不開玩笑；純然是忠厚而篤實的君子。寫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幾句，意盡而止。但遇到討論什麼問題的時候，却滔滔不絕。他的文章，也是那麼的不蔓不枝，恰到好處，增加不了一句，也刪節不掉一句。

他做什麼事都負責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爲他自己的一個描寫。他的家庭負擔不輕，但他全力的負擔着，不嘆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書，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學裏教，在大學裏教。他從來不肯麻麻胡胡的教過去。每上一堂課，在他是一件大事。儘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課之前，還須仔細的預備着。一邊走上課堂，一邊還是十分的緊張。記得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他辦公室裏坐着，見他緊張的在翻書。我問道：

『下一點鐘有課麼？』

『有的，』他說道，『總得來看看。』

像這樣負責的教員，恐怕是不多見的。他寫文章時，也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寫。寫得很慢，改了又改，決不肯草率的拿出去發表。我上半年爲『文藝復興』的『中國文學研究』號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與巧』來；這是一篇結實而用力之作。但過了幾天，他又來了一封快信，說，還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給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來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證。他就是那末不肯麻麻胡胡的過下去的！

他的主張，向來是老成持重的。

將近二十年了，我們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學南大地一位友人處晚餐。我們熱烈的辯論着『中國字』是不是藝術的問題。向來總是『書畫』同稱。我卻反對這個傳統的觀念。大家提出了許多意見。有的說，藝術是有個性的；中國字有個性，所以是藝術。又有的說，中國字有組織，有變化，極富於美術的標準。我却極力的反對着他們的主張。我說，中國字有個性，難道別國的字便表現不出個性了麼？要說寫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寫得也是十分勻美的。這樣的辯論，當然是不會有結果的。

臨走的時候，有一位朋友還說，他要編一部『中國藝術史』，一定要把中國書法的一部門放進去。我說，如果把『書』也和『畫』同樣的並列在藝術史裏，那末，這部藝術史一定不成其爲藝術史的。

當時，有十二個人在座。九個人都反對我的意見。只有馮芝生和我意見全同。佩弦一聲也不言語。我問道：

『佩弦，你的主張怎樣呢？』

他鄭重的說道：『我算是半個贊成的吧。說起來，字的確是不應該成爲美術。不過，中國的書法，也有他長久的傳統的歷史。所以，我只贊成一半。』

這場辯論，我至今還鮮明的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調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間，不能再參加那末熱烈的爭論了。

這樣的一位結結實實的人，怎麼會剛過五十便去世了呢？——我說『結結實實』，這是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在抗戰中，我們便沒有見過。在北平隨了學校撤退到後方。他跟着學生徒步跑，跑到長沙，又跑到昆明。還照料着學校圖書館裏搬出來的幾千箱的書籍。這一次的長征，也許使他結結實實的身體開始受了傷。

在昆明聯大的時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們都不能在身邊，爲了經濟的拮据，只能讓他們住在成都。聽說，食米的惡劣，使他開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沒有大衣，把馬伏用的氈子裹在身上，就作爲大衣；而在夜裏，這一條氈子便又作爲棉被用。

有人來說，佩弦瘦了，頭上也有了白髮。我沒有想像到佩弦瘦到什麼樣子；我的印象中，他始終是一位結結實實的矮個子。勝利以後，大家都復員了，應該可以見到。但他爲了經濟的關係，逕從內地到北平去，並沒有經過南方。我始終沒有見到瘦了後的佩弦。在北平，他還是過得很苦。他並沒有鬆下一口氣來。

暑假後，是他應該休假的一年。我們都盼望他能够到南邊來遊一趟。誰知道在假期裏他便一瞑不視了呢？我永遠不會再有機會見到瘦了後的佩弦了！佩弦雖然在勝利三年後去世，其實他是爲抗戰而犧牲者之一。那末結結實實的身體，如果不經過抗戰的這一個階段的至爲極苦的生活，他怎麼會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潰瘍，與腎臟炎。積年的喫了多沙粒與稗子的配給米，是主要的原因。積年的缺乏營業與過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儘管有許多發了國難財，勝利財，乃至漢奸們也發了財而逍遙法外，許多瘦子都變成了肥頭大臉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樣的文人、學者與教授，却只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於病倒而死。就在勝利後，他們過的還是那末苦難的日子，與可悲憤的生活。

在這個悲憤苦難的時代，連老成持重的佩弦，也會是充滿了悲憤的。在報紙上，見到有佩弦簽名的有意義的宣言不少。他曾經對他的學生們說，「給我以時間，我要慢慢的學」。他在走上一條新的路上來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舊傷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的一年工夫，編成「聞一多全集」。他既担任着這一個工作，他便勤勤懇懇的專心一志的負責到底的做着。「『多全集』」的能够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費的時間也最多。我們讀到他的「『多全集』」的序，對於他的「不負死友」的精神，該怎樣的感動。

地山剛剛走上一條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這樣。過了中年的人要蛻變是不容易的。而過了中年的人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折磨之後，又是多末脆弱啊！佩弦的死，不僅是朋友們該失聲痛哭，哭這位忠厚篤實的好友的損失，而且也是中國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損失了那末一位認真而誠懇的教師，學者與文人！

——三七、八、十七、寫於上海。

因爲趕着出「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臨時抽出了許多文章，計有馮沅君，潘凝，譚不謨諸先生的論文，罕明先生的翻譯小說，勞榮先生的國外文藝報導，孫用，方平兩先生的譯詩，以及馮至先生譯文等，只好延隔一期與讀者見面了，敬祈作者見諒。

——編者。

# 談佩弦的一首詩

葉聖陶

編者鄭重囑託，要我寫一篇紀念佩弦的文字。空泛的哀悼話沒有多大意思，寫些平日的交情也沒有宣布給公衆的必要。因而決定這篇裏只談佩弦的一首詩，這首詩可以見出他近年來的心境的一方面。我想凡是他的朋友必然極願意知道，就是不認識他的大概也要看。

先抄詩題：『夜不成寐，憶業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這位業雅先生是誰，我不知道，他的『老境』一文也沒見過。這沒有關係，佩弦的詩是寫他自己的心境，業雅先生的文字不過引起他作詩的動機罷了。以下是他的詩：

中年便易傷哀樂，  
衰病常防兒輩覺，  
室人相敬水同味，  
筆妙啓予宵不寐，  
老境何當計短長。  
童眞豈識我生忙。  
親友時看星墜光。

他抄給我看在今年三月間，寫的時期大概是去年冬天，不能確切知道。

人到中年，經歷多了，涉世深了，不免有種種煩愁憤慨。其人如果是有舊教養的讀書人，就自然而然想到謝安『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的話。這個話雖然『哀樂』對舉，過分的快樂雖然也足以破壞身心的均衡，究竟偏於『哀』的方面居多。現代我國人的哀傷確然太多了，少年人青年人也早熟，知識年齡超過了實際年齡，時時感覺有種種可哀處，更何況中年人？若把現在的時代跟謝安的時代相比，現代人『傷哀樂』真是太容易了，太尋常了，除了木然無動的癡呆傢伙而外，誰沒有一段哀傷？固然，徒然哀傷濟不得什麼事。但是，哀傷可以化爲火種，如果連火種也沒有，豈不是火的踪影將杳無消息了嗎？

再說第二句，這個心境我自以爲能够了解。人當涉世之初，求名、求利、物質方面要安適，精神方面要舒快，這些個都是人情之常，沒有什麼不對。但是人生是短促的，人生又不能撇開他人只問個己，在他人顛連困苦救死不遑的當兒，個己卻要死拖活拉的在短短的生命中爭這麼一點兒，算什麼呢？這種想頭在少年人青年人未必就有，在四五十而又把人生認作一回事的人可很容易有，於是來了『何當計短長』的觀念。苦一點，委屈一點，沒世無聞，草木同腐，都無所謂，這就是所謂不計短長。可是，這些個全屬於個己方面。如果是公衆方面的也包含個己方面的事兒，就決不容不計短長，因爲這不以個己的生命爲限，個己的生命雖然有與世遠離的一天，社會的生命可永遠延續下去。至少佩弦是這麼想的。他的詩中並沒有表明這層意思，他的行爲卻表明了。今年六月間，他與張奚若吳晗兩位先生共同發表一則聲明道：

爲反對美國之扶日政策，爲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德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之污蔑侮辱，爲表示中國人民之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之一切捨施物資，無論爲購買的或給與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麥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試想買一點平價麥粉，在一味無所謂的人有什麼值得計較的？可是他非計較不可，甚至發表了聲明。再說他歷年來苦著用心研究文學，把心得寫下來，到死方休，若在玩世不恭的人，這又何必呢？多一點成績跟少一點成績還不是一個樣？佩弦卻不然，可知他在这方面並非不計短長的，他熱切的希望他的『長』在文化的大海裏增加這麼一點一滴。

第三句太心慈了。『兒輩覺』了不免愁煩，因而阻礙他們的進取。惟恐阻礙他們的進取，對於自己的衰病就得時時設『防』，何等的深情密愛啊！

第四句好似實備，其實是深愛之。看他們天真爛漫，好像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有什麼心事似的，其中自有一段可喜處。實則他們的爸爸心事多着呢。佩弦來信，曾經提起須得加緊努力，弄一點成績出來。雖然沒有連帶提及他的身體，我想他該預知他拖着那樣的病，是不會享大年的。他又忙於教課，編輯，吸收人家的經驗，答復他人的請教，一句話，除了病倒，他不得空兒。他把這些個用「我生忙」三個字包括了。而這也就是「衰病」的來由。

第五句顯然從「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來。夫妻之間有這種體會，我想至早得在中年。年青夫妻你歡我愛，似乎異常之熱，但是深味比較差。到得中年老年，共同生活愈久，相需相成的體認愈深，於是覺得必須兩個生命合起來才是完成的整個兒。可是耳鬢廝磨的情趣消退了，相對坐在一塊兒，平靜的彼此一笑，就好像佔有了一切。這就是所謂「淡如水」。這一句與其認為感慨，不如說他寫出了真切的境界。第六句可真是感慨了。一個個消息傳來，倒下來了，人孰無情，誰能排遣？若把宇宙跟人生一起考察，萬物跟人同在息息不停的變化之中，在無始無終的時間以內，刻刻展開個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時並存的算是有緣。存了又毀的就永不再來，太空中毀滅了的星球如此，其他人和物也都如此。用超乎人的觀點來看，這是自然，無所用其感慨。但人總是人，既曾見過那顆星的光，與他有過緣，見他毀滅怎

## 這損失是不可補償的

馮至

八月十八日作

能不悵然若失？說某某精神不死其實只是活着的人自慰的話，望他往生極樂國，盼他還有個來生，也只是抱着宗教信仰的人的想頭，而那顆星，那道光，卻永不再來了。少年人青年人也許不大理會得，我們五十以上的人一回一回的送死者，參加追悼會，寫追念文字，那種心情是在悲哀以上的，實在描摹不來。

末了兩句只是關合詩題的話，不必細說。

他信中說這首詩給平伯看過，平伯以為前四句詩意已盡，他又附加說，「然五六亦所深感。」可見前面六句都是他所深感的，這首詩決非信筆寫來的游戲文字。

他的舊體詩不多發表，只給朋友看看。舊體詩跟新詩是兩回事兒，形式限制着內容，內容適應着形式，一作舊體詩，精神情思自然而然跟古人相近，跟現代人較遠。跟古人相近原沒有什麼不好，所以相近也由於平昔的教養，可是在生活實踐方面願意努力做個現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個個都做現代人，以我猜想，這或許是他不多發表舊體詩的原由。但是我把他的這一首詩在他死後發表了，我的擅專沒法求得他的原諒，悵悵無已。

始終沒有停止過，等到他八月六日入病院時，體重只剩有三十六公斤，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病勢已不能挽救了。

克家兄：接到你十三日的信，知道你已經「見報，驚悉自清先生逝世」。你寫信的那天，也就是朱先生逝世的次日，北平下着斷斷續續的初秋的雨，路上泥濘不堪。在中午，他的家屬，朋友和同事們坐着三輛卡車把他的靈柩從北大附屬醫院護送到平則門外廣濟寺塔院，隨即在那裏焚化了。儀式簡單而嚴肅，正如他一向為文和作人的態度一般。他今年五十一歲，在他回到北平後的這兩年內，工作過於沉重了；他除去清華的職務平課務外，不斷地寫文章，給開明編教科書，參加青年的聚會。與這些工作同時並進的是胃病一天天的加劇。據說，他的胃有時甚至不能接受任何一種食物，而工作却

去年暑假前，他的身體還好，有時到北大來講演，我也有時到清華去，所以常有見面的機會；但是自從暑假後，一來因為彼此事忙，二來因為他的身體漸漸壞下來，就很少見面了。一個多月以前，我到清華去看他，使我驚訝的是他十分瘦削，談起話來却還很有精神。我們談到教科書的編選，聞一多全集的預約，談到目前的一位詩論家用他二十年以前的「背影」來攻擊他的現在，這種時代錯誤，很可笑。最後朱先生却微笑着說，「他讀了許多書

寫了許多文章，他很努力。」

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談話。他每次談話留給人的印象都是：謙虛，公正，不抹殺他人的努力。中國新文藝在他短短三十年的歷史內真可以說是歷盡辛酸：他不斷地受着舊社會的惡勢力的迫害，而他漸漸成長起來能有今日的成績，我們對於每個真誠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表示感謝，尤其在他努力一生又辛苦地死去了的時刻。朱先生從他早年的詩與散文，抗戰前後的詩選與詩論，到最近兩年對於新時代與新興文藝的深切的認識，——也就是從開始

## 杭州一師時代的朱自清先生

魏金枝

我在那一年認識朱先生，已經不能確定，大抵在民國九年十年之間。那時我還在一師讀書；但不久之後，我就出了一師，而在杭州開住。這之間，我就和他有過一些見面的機會。

這時的一師，新來的先生頗多，除開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魏仲車、范耀文等先生外，陸續進來的有葉聖陶、俞平伯、單不厂、劉延陵等先生，朱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但那時我已將要畢業，除教讀經的范耀文，和教文字學的單不厂先生外，教基本國文的是一位張鳳先生。范先生是患清風花的，雖然眼珠很大，外貌很嚴正，却只能看到頭兩排的學生，所以一點了名，儘管可以溜之大吉。單先生呢，也是位好好先生，學問好，又肯賣力，但對於學生的逃課，還是照例不大管帳的。至於張鳳先生，那是位十足的名士派，做一篇三百字的文章，定要用幾十個古字，嘴上又吃，言語和他的文字一樣的艱澀，但又不好逃課，於是我們的無法之法，只好是曲肱而枕之，大做其華胥之夢了。

就爲了有這樣的機會，又受了這樣的委屈，於是逃課之後，大抵便混到別的教室裏去旁聽。正好那時每學期都有新的先生進來，而進來的又多是些合得我們的胃口，我們就偷進別班的教室去打游擊，尋取我們自己所要的東西。我的認得朱先生，大抵就是這麼開始的。

然而在國文課上，而且在這麼短暫的時間，我敢說對朱先生學問上的認

寫作到最後的一篇，他都是一字不苟，態度真誠的，一字不苟是忠於語文，態度真誠是忠於人生。從這點看來，中國的新文藝隨時都在需要他，可是他竟在他不應該死的年齡內死去，我們覺得這損失是不可補償的。

今天，又是下着小雨，我冒雨到廣田那裏。廣田說，他的骨灰已經在昨天收起裝好了，同時他把搜集起來的朱先生的全部著作拿過來給我看看，一本本都是樸實而嚴肅。在他的身體化為灰時，我們應該怎樣珍惜他的遺著！

弟馮至上月十七日

識，到底是非常膚淺的。那時所敬佩的，倒是先生的教學態度。他那時是矮矮胖胖的身軀，方方正正的臉，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個平頂頭，完全像個鄉下土佬。說話呢，打的揚州官話，聽來不甚好懂，但從上講台起，便總不斷的講到下課爲止。好像他在未上課之前，早已將一大堆話，背誦過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時間荒廢，所以總是結結巴巴的講。然而由於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預備了的話，便不免在喉嚨裏擠住。於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滿頭大汗。

假使他今年只有五十一歲，我想他那時不過二十三歲，但那時一師的高年級學生，大的竟有二十七八歲的，低年級最小的學生，也不會在十六歲以下，普通的都是二十裏外，這對一個大學新畢業二十二三歲的先生，在外表上確乎是一個威脅，所以一到學生發問，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面紅臉，一面急巴巴的作答，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舒下來。就爲了這原故，倒弄得同學們再也不敢發問；真的要問，也只好跑到他的房間去問了。

然而，即便到他房裏，他也還是那樣局促不安的神情，全是一副鄉下小戶人家待客那樣巴結的局面，讓坐，倒茶，勤勤懇懇的招待，規規矩矩的談話，全無那時一師脫略形迹的風氣。他常說起年輕時不能再求深造的痛苦，甚至以爲年輕的出來教書，也是一種抱憾。這在他後來的詩作中，也會說過：『無力，不如坐在家中。』但他雖存着這份謙虛的心，可是他的家，並

不讓他安安就就的去坐，一待大學畢業，便只好帶着他的妻子，到外面來尋飯吃了。

至於我們的朱師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對，樸素羞澀以外，也是沉默，幽靜。除開招呼以外，不大和我們搭腔，我們談着，她便坐在牀上做活，這就是朱先生的原配。

在緊接五四的這個時代裏，原來可因說大話做新詩而起家的，甚至敢鬧一切不正當的戀愛，也可以把自己弄得煊赫一時，即使不成爲風雲人物，也會被搬上話劇場，或者請去拍一套影片。譬如當時的劉大白、劉延陵諸先生，就是做新詩得名的，沈定一就是一個說大話出身的，至於以辦刊物成名的，則有做獨腳戲的凌獨見。總之，正當那時，一切泡沫，都可以冒充浪潮，然而那時的朱先生，却誠惶誠恐的想坐在家裏而不敢問世，在當時，總得說是有點背時的。

然而時尙雖然如此，泡沫雖然頗似乎浪潮，但時尙到底只是時尙，泡沫總得馬上消滅，而朱先生却還是堅實的站住，及至湖畔詩社擴大基礎，朱先生便起而爲盟主，最後且主編六月和七月。但朱先生的爲人，還是那樣虛心，照樣誠懇懇的待人，規規矩矩的說話，不變他初在講台上那種誠惶誠恐的老樣。

記得那時加入湖畔詩社的，人數非常之多，大多是一師的人，如靜之、雪峯、漢華等都是。也有女師的人，好像吳曙天也是。此外上海方面有修人等，教師有劉延陵、俞平伯等。不過這一個集團，大抵就因爲大家聚居西子湖畔而結合的，也就因爲生活所迫逼而離開湖畔而馬上煥散了。就是六月和七月的出生，好像也不是在杭州編印的。

自從民十一以後，我就先後離開杭州許多次，跑了許多地方，也受了好多次的磨難，真是奔命不暇，再無心想寫詩，甚至連看看別人詩作的興趣，

也已一掃而光，因此連朱先生何時離杭的影子，也已模糊不清，只在閒居獨處的時光，偶而有幾個故人的面影，掠過心頭。朱先生自是其中的一個，我看見他矮矮胖胖的身裁，踏着堅實的步子，雖然遲緩，却是不斷的在向前走去。

我最後看見他的一次，大抵已經民十八九年了。那時我偶而在閩北景雲里閒住，那裏正住着葉聖陶先生和雪峯等。那年朱先生正好從北平南來，順便來看葉聖陶先生，因此我和雪峯柔石等，也就看見了他。但他，也還是誠懇懇的待人，規規矩矩的說話，一點沒有改變他初上講台時的老樣。所有的不同，就是他也吸吸捲煙了。

說起捲煙，像我們這些浪盪子，凡是中等以下的煙，大抵所有牌子，都得嘗他一嘗的，像朱先生那樣煙道裏初出茅廬，而又新到上海的人真可說得小巫之見大巫。可是他在一談開頭，便從長衫袋裏摸出一包俄國來，大大的加以吹噓介紹，仔細的說明買處價錢，以及附屬於這煙的一切好處。而其實，這是鑲了咀子的半截頭煙，在癮小的人，大抵頗爲合式，煙癮一大，那麼它的那個咀子，便只會是我們毫不實用的累贅。然而他就是這樣的實心，就是吃煙小事，也非得『善與人同』一番不可。

從此以後，我就一直沒有再見過他。只是偶而從朋友的口中，或是從北平回來的學生的口中，零碎的知道一點關於他的消息，再不然就是看看他的文章，知道他還是踏着他的堅實的步子在向前走，沒有改變他三十年前的老樣。

看看時局，中國實在正需要這樣實心而又向前走的人，然而實心走向前的人，就得餓成了病，以至於就在壯年時終於餓倒了，這真是中國人的恥辱。

# 朱佩弦先生的路

許傑

佩弦先生爲「聞一多全集」作序，說「聞一多先生爲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的身上，因時期不同而或隱或現。……」我當時讀了這幾句話，對於弦佩先生的自己，就也有這種感覺。我覺得，他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學者，那是毫無問題的；至於說是一個鬥士，或者還有些人會懷疑；但是，這也得從三十年的五四歷史晚會起，——至少，也得從昆明慘案及李聞慘案發生時候起，一直到了現在，到他臨死的時候爲止，他已經慢慢的顯出他那鬥士的人格的一面了。這並不是一種附會，近幾年來他自己所寫的作品，就是最有力的佐證。詩人與學者的良心，早就成爲他那內在的動力，在他心中蘊釀；而這個時代與社會，抗戰以來他自己所受的經歷，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無聲手槍的威脅與壓迫，這還不催促他走上更積極更進步的路嗎？

佩弦先生在文學上的造詣與成就，或者可說是個「文體家」吧，但有些專門在文字上玩弄技巧，如沈從文廢名之類，截然的不同。他平生所作文章，沒有一篇不是素樸、細膩、勻淨、誠摯的；最主要的還是他的誠摯。而這，却也正是那些玩弄技巧的文人所不能領會得到，也是根本所沒有的特點。他那篇膾炙人口，打動了多少青年讀者的心的「背影」，如果沒有了這點誠摯，這點父子之間的純真的感情，其餘那些，——如細膩、勻淨之類，又將有什麼可取，又將附麗到那裏去呢？而且，佩弦先生非但在他的文章中流露着那些寶貴的誠摯與純真的感情，就是他的爲人，凡是他接觸過的，也沒有一個不覺得他那誠摯可親的人格，洋溢着他的全身與整個精神。是的，誠摯，這誠摯就貫通着他整個的人格，使他成爲詩人，成爲學者，也成爲並不十分鮮明顯著表現出來的鬥士，而同時，也就流露在他所有的文章中，完成了他那「文體家」的特別造詣到的風格。

佩弦先生的作品，分量並不多，但當每一個作品問世，幾乎沒有一個不哄動了一時。我們還該記得他那首長詩「毀滅」吧，也該記得他的「背影」，「笑的歷史」，「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吧，還有他那首沒韻詩「小船中的現代」吧！他的那些作品，雖然在取材方面，視野並不很廣，但却正因爲他的誠摯，他就通過了自己一些身邊瑣事的題材，負荷了一切人間的苦辛，也表現了一切人間的悲哀與快樂。他那篇「笑的歷史」，如果和他以後那篇「給亡婦」來對看的話，你就會有這種感覺。這是一些身邊瑣事，是的

；但你不會看出人間的苦樂來嗎，你不感覺到他也分担了你的苦樂，你也分担了他的苦樂嗎？而封建的家庭，動亂的時代，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們所受的時代的苦難與負荷，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們所過的生活與出路，我們不會在字裏行間看透一些嗎？我手邊沒有什麼關於佩弦先生著作的材料，我不能和佩弦先生序「聞一多全集」一樣，給他劃分出某一年到某一年，該是詩人時期，但大體上的說法，該是不錯的。

是不是打從倫敦回來以後，佩弦先生就從詩人時期，進到了學者時期，我也不敢怎樣的肯定。但如「古詩十九首的辨釋」（題目是否如此，手邊無書，記不清楚），「詩言志辨」，以及「經典常談」等，該算是這個時期的東西。而在以後，如同最近出版的「論雅俗共賞」等，也充滿着一些學者氣氛。我記得，在「歐遊雜記」的序文上，佩弦先生說到寫文章時怎樣注意形象與生動，怎樣避免着「有」字句，「在」字句的應用；在「倫敦雜記」的序文裏，也說想怎樣避免「我」字的出現，這些都似乎是文體家的工作，但我們也得說，同時也是學者的着眼點。佩弦先生對於古詩十九首的研究，那麼一字不苟的不肯輕易放過，可還不是這種精神的表現嗎？這中間一段的時間，該在抗戰時期，因爲交通的不便，因爲書刊的出版與寄遞的困難，我還不曉得佩弦先生另外還有一些什麼著作，但看他每在一個很小的問題上，總是引經據典，切切實實，細細緻緻的談論，就令人有一個學者在孜孜不倦的教育青年的感覺。自然，在這中間，他那「文體家」特殊的造詣，他還是沒有放棄，但更應該注意的，却是他那詩人與學者的良心，誠摯與純真的精神。這是流貫在他一生的爲學與做人中的，他之可能轉爲鬥士，而且已經隱而不著的成爲鬥士的人格，完全由這種精神作爲內在的動力。在有一個時候，我也隱隱中聽見一個傳說，說佩弦先生主張讀文言文，而且限定學生背誦；這在當時，我倒頗乎覺得奇怪。這個傳說，雖然我到現在還沒得到一點文字的佐證，但就說佩弦先生真有過那麼一回主張，我們也只能認他是一個學者身份的誠摯的表現。我們也不能忽略他是一個「文體家」，而語文訓練，學習與修養，原來也就在活的語言與過去的文學典範中辯證的存在。語言的本身，自然是活生生的流轉在現代活人的口上，但他的本質，就有一個歷史的因素與根底；我們不能將現代活生生的語言，從歷史的流變中割裂開來，使他孤立起來，這就不能不注意到過去的文學典範與其歷史的流變；而文學